

封佔商月價月價日洋每一日  
面地等標以洋每洋每八日分每

號批准實本金額共為五百萬元以通融資金募集債票承相調查各種企業營業如有政商各界各委託項實業借款等事均可承相本公司聘有專門師師可以代為考證實及一切開採計畫倘蒙惠顧商相如有在滬欲商各項事業者請親近至上海香港路中日實業公司分行面可也 電話南局四百十號

信社于北京發日編輯完竣定於四月  
星期（一）出稿本社言論取公開態度毫無黨派關係  
商內外人士投稿無任歡迎各報館如有委託希即函  
商謹此預白  
社址北京北新華街四十一號 電話西局一五六五

似的，這裏調兵，那裏過軍，我們的太太老爺——從前督軍——因為有錢，急急地要搬往日本去了。我想回家來和你說聲，他們說，「這樣遠的路，去做什麼？橫豎好幾年不去了，只要寄個信去就是了；」那時，我一想，不跟他們去，家裏又這般窮；要寄信，又沒有地方。現在亂事平了，他們都回來了，所以我也得回來走一遭。你這幾年都好嗎？」

「他這樣的回答。」

「現在你既回來了，你坐吧！我去做了飯再說。」

「這樣糊塗的地方，叫我怎麼

旁立着，口裏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桌上的燈光，撲撲地跳動；膝旁的小孩，呼呼地睡着。那時她的神氣，很不愉快，說道，「你為什麼不快？我這幾年內，除做這針黹外，田裏收獲又豐，已積有幾個錢財，足以過活，以後我們倆可以不用像從前的分離了。」聽說北京景致很好，空時你再慢慢地說給我聽。」

「誰願講給你聽！誰願住在這裏！」也好像很生氣的回答說。

當晚勉強睡了，纔合上眼，便覺得不是跟着主人在稠人廣眾的戲臺

彼此一笑，就出門了。四月二十四日楊沐門易舒甲約我遊陶然亭回想方補，不單沒能履行這種宣言，而且是已經死了八個多月，更聯想不到可憐的菱菱，不知要感受了多少痛苦；流出了多少傷心淚，所以頃刻間；不由得我神經停滯，現出惶喪來；且人生又能得幾個好朋友，況方補知我最深，愛我最篤，益我最多，期望我也最大——，因此痛心到萬分了。歸寓後握筆作此，表不我對於「患難相交」，「利害與共」；但是不能；他偏偏長在不可捉摸的肚子裏，深深的隱藏着，有些不會運用所謂「一心」的人，——當然我也在內——在有限的時間裏，因為不能「互相諒解」的緣故，至好的朋友疎遠了，唉！這實在是人類的事！

在號稱共和的國家裏，時常看見報紙上載着什麼「還皇后」，「結婚大典」等等的話頭，還不能不說中國的腦筋太複雜吧！我願忠告「忠於主義」的人們；寡教育有辯子的人哭！不教有辯子的人笑！

但是不能？他偏偏長在不可捉摸的肚子裏，深深的隱藏着，有些不運用所謂「心」的人，——當然也在內！——在有限的時間裏，因為能「互相諒解」的緣故，至好的友疎遠了，唉！這實在是人類的事！

1、1、1

號稱共和的國家裏，時常看見報上載着什麼「選皇后」、「結婚太」等等的話頭，這不能不說中國「筋太複雜吧？我願忠告「忠於義」的人們；寧教育有辯子的人！不敢有辯子的人笑！











